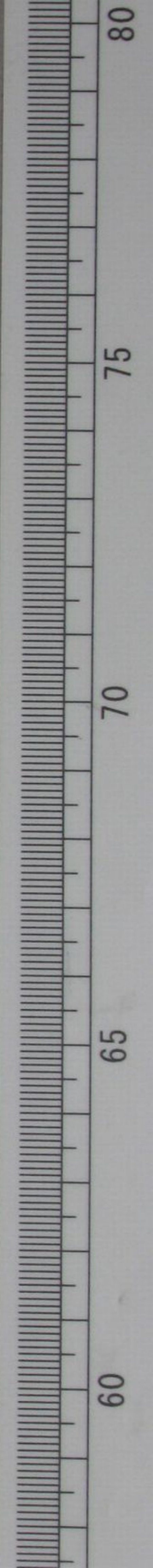




澹生堂藏書約 茗香詩論

傷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86



澹生堂藏書約

風陵書屋藏本
澤田瑞穗

F0086



澹生堂藏書約

山陰密士祁承燦著

余十齡背先君子時，僅習句讀，而心竊慕古。通奉公在仕二十餘年，有遺書五七架，度臥樓上。余每入樓，啟鑰取觀，閱之，尚不能舉其義。然按籍摩挲，雖童子之所喜，吸笙搖鼓者弗樂于此也。先孺人每促之就塾，移時不下樓，繼之以訶責，終戀戀不能舍。比束髮就婚，卽內子奩中物，悉以供市書之值。時文士競尚秦漢語，爲比耦益沾沾自喜。每至童子試，不前亦夷然不屑也。及舞象

而後更沈酣典籍手錄古今四部取其切近舉業者彙
爲一書卷以千計十指爲裂然性尤喜史書生欲得一
全史爲力甚艱偶聞盱江鄧元錫有函史隱括頗悉郭
相奎使君以活版模行于武林者百許部一時競取殆
盡遂亟渡錢塘購得其一驚喜異常不啻貧兒驟富矣
時方館于富春山中晝夜展讀一月而竟遂苦怔忡不
成寐者數月至有性命之憂癸巳讀書雲門僧房與柳
貞之共處講席貞之好談宗乘事正與病愜乃稍稍戒
觀書然而蠹魚之嗜終不解也凡試事過武林徧問坊

肆所刻便向委巷深衢覓有異本卽鼠餘蠹刺無不珍
重市歸手爲補綴十餘年來館穀之所得餽粥之所餘
無不歸之書者合之先世頗踰萬卷藏載羽堂中丁酉
冬夕小奴不戒于火先世所遺及半生所購無片楮存
者因歎造物善幻故欲鍛鍊人性情乃爾遂北入成均
燕市雖經籍淵藪然行囊蕭索力不能及此每向市門
倚櫬看書友人輒以王仲任見嘲辛丑下第歸稍葺一
椽尋欲聚書其中而旋以釋褐爲令初吏寧陽掌大一
城卽邑乘且闕安有餘書及更繁茂苑其爲經籍淵藪

雖猶之燕市乎。然而吏事鞅掌，呼吸不遑，初非畏風流之罪過，實迫于晷刻之無暇耳。閒有見貽槩以坊梓，且多重複奇書，異本無從得，而寓目焉。自入白門，力尋蠹好，詢於博雅，覓之收藏，兼以所重易，其所闕稍有次第。然而漢唐人之著述，則不能得十之一于千百也。癸丑偶以行役之便，經歲園居，復約同志互相裒集，廣為搜羅。夏日謝客杜門，因率兒輩，手自插架，編以綜緯，二目總計四部，其為類者若干，其為帙者若干，其為卷者若干，以視舊蓄，似再倍而三矣。夫余之嗜書，乃在于不解文。

義之時至今，求之不得其故，豈真性生者乎？昔人飢以當食，寒以當衣，寂寥以當好友，余豈能過之？第所謂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便塵俗，生其閒，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始為是耳。然而聚散自是恆理，卽余三十年來聚而散，散而復聚，亦已再見輪迴矣。今能期爾輩之有聚無散哉？要以爾輩目擊爾翁一生精力，耽耽簡編，肘敵目昏，慮衡心困，艱險不避，譏訶不辭，節縮饗餐，變易寒暑，時復典衣銷帶，猶所不顧，則爾輩又安忍不竭力以守哉？至竭力以守，而有非爾輩之所能守。

者夫固有數存乎閒矣今與爾輩約及吾之身則月益之及爾輩之身則歲益之子孫能讀者則以一人盡居之不能讀者則以衆人遞守之入架者不復出蠹嚙者必速補子孫取讀者就堂檢閱竟卽入架不得入私室親友借觀者有副本則以應無副本則以辭正本不得出密園外書目視所益多寡大較近以五年遠以十年一編次勿分析勿覆瓿勿歸商賈手如此而已雖然元美有言世有勤于聚而儉于讀者卽所聚窮天下書猶亡聚也世有侈于讀而儉于辭者卽所讀窮天下書

猶亡讀也吾豈能必爾輩之善讀讀而且饒于辭哉蓋有味于黃魯直之言也四民皆當世業士大夫家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名世矣斯余藏書之意乎因雜取古人聚書讀書足爲規訓者列于後而并示以購書鑒書之法令兒輩朝夕觀省焉

讀書訓

并序

人亦有言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自幼律之以嚴繩之以禮則長無不肖之悔然積學豈易言哉子弟之學非取其名學之而已也顏氏之訓曰士大夫子弟數歲以上莫不被教及至冠婚性體稍定有志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墮慢便爲凡人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開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

而已有識有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
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無不薰衣剃面傅
粉施朱駕長檐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斑絲隱
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當爾之時亦
使士也及時異勢殊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
所用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
當爾之時誠駑材矣若能常保數百卷千載終不爲
小人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
貴者無過讀書世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

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煖而懶裁衣也之推之
言其警人者至矣爾輩時讀一過能無惕然要以所
貴讀書非僅涉獵便可自足王僧虔之戒其子也汝
開老易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
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塵尾自呼談士
此最險事且百家諸子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
也汝皆未經拂耳警目豈有庖廚不修而欲延大賓
者哉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
至此旨哉斯言世傳六季徒尙虛浮而其教子弟者

乃諄諄務實若此琅琊王氏世傳青箱學有以也夫
爾輩讀書務須奮志法古人足尚者安可枚舉姑
疏記二十三則以示例焉

范文正公少時多延賢士胡瑗孫復石介李覲之徒與
之游晝夜肄業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李氏收其
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曰此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蹟
也

朱穆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
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
阮岸其父常以為專愚幾不知馬之幾足穆愈更精篤
江總幼篤學有詞彩家傳易有賜書數千卷總讀未嘗
釋手

廣漢朱倉僅攜錢八百文之蜀從處士張寧受春秋糴
小豆十斛肩之為糧閉戶精誦寧矜憐之斂得米二十
石給倉倉固不受

賈逵好春秋左傳常自課月讀一徧

孟公武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褥大被或問其
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

氣類接也公武讀書晝夜不懈肅奇以爲宰相之器
荀慈明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
而稱之可爲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
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爲最

沈攸之晚好讀書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王充少孤鄉里稱孝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
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閒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
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

沈麟士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咸號爲織簾先生
董遇性質訥而好學興平閒關中擾亂與兄季中採梠
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其兄笑之而過不改喜
老子作訓注又喜左氏傳更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
必先令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自見也

揚子雲工賦王君大習兵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
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服衆
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劉峻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焚其鬢

髮及覺復讀間有異書必往祈借崔慰祖謂之書淫
顧歡貧鄉中有學舍無資受業歡於舍壁後倚聽無遺
忘者夕則燃松而讀或燃糠自照

梁元帝在會稽年始十二便知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
拳膝不得屈閉齋張葛幃避蠅獨坐貯山陰甜酒時復
進之以自寬痛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既未師授
或不識一字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厭倦

劉松作碑銘以示盧思道思道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
師邢子才後爲文示松松復不能解乃歎曰學之有益

豈徒然哉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事弈棋令蒼頭執燭或睡頓則
加箠杖奴不勝痛楚乃曰郎君辭父母博官若爲讀書
執燭所不敢辭今亦何事也如此日夜不息豈是向京
之意琛惕然大慚遂發憤研習經史假書於許赤彪聞
見日富仕至侍中

陳瑩中好讀書至老不倦每觀百家文及醫卜等書開
卷有得則片紙記錄黏於壁閒環坐旣徧卽合爲一編
幾數十冊

左太冲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訪岷邛之事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筆札遇得句卽疏之

王彪之練悉朝儀家世相傳竝著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王氏青箱學

葉廷珪爲兒時便知嗜書自入仕四十餘年未嘗一日釋卷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而後止嘗恨無貲不能傳寫閒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者錄之名海錄

章敬遠少愛文史畱情著述手自鈔錄數十萬言晚年

虛靜惟以體道會真爲務舊所著述咸削其橐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跡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聚書訓

并序

余閱殿閣詞林記恭述成祖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或召儒臣講論弗輟也嘗問文淵閣經史子籍皆備否學士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籍尚多闕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貲便欲積書況於朝廷其可闕乎遂召禮部尚書鄭暘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求遺書且曰書值不可較價直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復顧縉等曰置書不難須常覽閱乃有益凡人積金玉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也大哉

聖謨非臣庶所宜恪遵者乎。然前人聚而後人弗能守，猶弗聚也。卽後人勉爲守而不能重，猶弗守也。司馬溫公文史萬餘卷，置讀書堂，晨夕取閱，雖累數十年，皆手若未觸者。嘗語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具儒宗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閒視天氣晴明，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啟卷先視几案潔淨，藉以裊褥，然後端坐展看，或欲行卽承以方版，非惟免手汗漬，及亦恐觸動其腦。每竟一版，卽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浴，而覆以次指面，然而挾過。每見汝輩輕以兩指爪撮起，是愛書不如愛貨，貝也。爾輩惟法溫公之珍惜，斯稱能守者乎。至於鈔錄校讎，更不可廢。因舉古人聚書足法者列之後。」

竇諫議爲人素長厚，性尤儉素，器無金玉之飾，家無衣帛之妾。常於宅南建一書院，聚書數千卷，崇禮文學，延置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貧無供須者，咸爲出之。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聞見益博。

張華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几篋。常徒居載書三十

乘祕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本以取正焉天下奇
祕世所罕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魯人曹平慕曾參之行因名曹曾家多書慮其湮滅乃
積石爲倉以藏世謂曹氏書倉

壽張申屠致遠仕元爲廉訪清修苦節恥事權貴聚書
萬卷號申氏墨莊

任昉博學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卒後武帝
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勸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
李公擇少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僧舍藏九千

餘卷以遺來者公擇旣去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
李氏山房

常景不事產業衣食取濟而已耽愛經史若遇新異之
書不問價貴賤以必得爲期

方漸知梅州所至以書自隨積至數千卷皆手自竄定
就寢不解衣衾林朗光質之荅曰解衣擁衾會有所檢
討則懷安就寢矣增四壁爲閣以藏其書榜曰富文
孫蔚家世好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恆有百餘
人蔚爲辦衣食

陸務觀作書巢以自處飲食起居疾疴吟呻未嘗不與書俱每至欲起書圍遶左右如積稿枝至不得行時引客觀之客不能入既入不能出相與大笑遂名曰書巢梁金樓子聚書四十年得書八萬卷河間之侔于漢室頗謂過之

柳氏家昇平里西堂藏經子史集皆有三本紙墨籤束華麗者鎮庫次者長將隨行披覽又次者後生子弟爲業

宋丁顛盡其家貲置書十萬餘卷且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後其孫度竟登博學宏詞科至參知政事

宋次道所蓄書皆校讎三五徧世之藏書以次道家爲善本宋住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僦居其側以便借置當時春明坊宅子僦值比他處常高一倍齊王牧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返之

李嵩署劉炳爲儒林祭酒炳好尙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矜重如拱璧每謂其子弟吾所以躬其事者欲

人重此與籍耳

宋綬字公垂博學喜藏異書手自校讎嘗謂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每三四校猶有脫誤

向朗年八歲即手自校書刊定謬誤潛心典籍積聚篇卷冠於一時

郎基中山新市人魯郡太守智之孫博涉文籍清慎無所營求嘗謂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惟頗令人寫書樊宗孟遺之書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穆子容少好學無所不覽求天下書逢即寫錄所得萬餘卷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董仲元去京師三百里或乘牛驢或躡履不日而至常息人家於座以筆題掌還家以竹籊寫之書竟則舐掌中世謂之董仲元掌錄

任東學無常師河洛祕奧非止典籍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學者爭趨寫之時謂任氏經苑

東莞臧逢世年二十餘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不能久
乃就姊夫劉緩乞書翰紙末手寫一本軍府服其志尙
卒以漢書聞

孟景翼字輔明刻勵嗜學行輒載書隨所坐之處不過
容膝四面卷軸盈滿時人謂之書窟

王筠少好鈔書老而彌篤雖遇見警觀卽皆疏記後重
覽省懽情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十三四歲歷四
十載躬自鈔錄大小百餘卷自以爲不足傳之好事備
遺忘而已

張參爲國子司業手寫九經每謂讀書不如寫書

柳仲郢退公布卷不舍晝夜九經三史一鈔晉魏南北
史再鈔手書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小楷精謹無一
字肆筆

劉道原就宋次道家觀書宋日具酒饌爲主人禮道原
不受閑閑鈔書旬日而畢

吳人朱存理居常聞人有奇書輒從求以必得爲志或
手自繕錄動盈筐篋羣經諸子小說無所不有詩亦精
雅尤精小楷手錄前輩詩文積百餘家他所纂述有經

子鉤元吳郡獻徵錄名物寓言鐵網珊瑚野航漫錄鶴
岑隨筆等書數百卷

杜暹家藏書皆自題跋尾以戒子孫曰請俸買來手自
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驚及借人為不孝

藏書訓畧

一購書

夫購書無他術眼界欲寬精神欲注而心思欲巧蓋今
世所習為文人守一經從博士弟子業者也如古之著
書之言不求聞達者千百中不一二見焉習俗溺人為
毒滋甚每見子弟於四股八比之外畧有旁覽便恐妨
正業視為怪物即子弟稍窺窺目前書一二種便自命
博雅沾沾自喜不知宇宙大矣古今載籍如劉氏七畧
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俱在八耳目者無論已其最盛

莫如隋大業中柳詵等校定總目三十七萬卷而正本
進御亦三萬七千餘卷嗣後則唐開元中總目五萬六
千四百七十六卷而釋道二家不與及唐人自著者不
全入以視大業不啻倍之此亦四部中天之際乎然猶
曰帝皇之籍非士庶所能望見也乃唐吳兢家藏百一
萬二千四百六十八卷此鏤板未行之前已戛戛乎難
爲力矣若荆南之田氏藏書三萬卷昭德晁氏舊藏三
萬四千八百卷邯鄲李獻臣所藏圖籍五十六類一千
八百三十六部二萬三千三百八十六卷而藝術道書

及書畫之目不存焉莆田鄭子敬家所藏書仍用七錄
而卷帙不減于李濡須秦氏且以奏請于朝宅舍文籍
令子孫不得分析蓋崇重極矣然猶曰前代之書事云
耳若勝一兵火之後宋文憲公讀書青蘿山中便已聚
書萬卷如雲間陸文裕公冀江王大司馬吳門劉子威
此其家藏書皆不下數萬卷更聞楊儀部君謙性最嗜
書家本素封以購書故晚歲亦貧所藏書十餘萬卷纂
其異聞爲奚囊手鏡若金陵之焦太史弱侯藏書兩樓
五楹俱滿余所目觀而一皆經校讐探討尤人所難

葵州胡元瑞以一孝廉集書至四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此皆近日士紳家事也安可以鬚眉男子竟同三家村擔板漢乎余故畧一拈出令汝輩知曠然宇宙自有大觀所謂眼界欲寬者此也若曰六經皆注脚何必乃爾余與汝輩未至此位地不得作欺人語

夫所謂精神欲注者正以人非大豪傑安能澹無嗜好倘嗜好一著于博飲狹邪馳馬試劍傷生敗業固不必言卽染翰臨池鼎彝金石非不稱清事然右軍竟以書槩其品而閻立本且悔流汗戒子孫勿復工繪事至

於玩古之癖令人憔悴欲死又不足言矣惟移此種種嗜好注于嗜書余亦不遽望爾輩以冥心窮討苦志編摩惟姑以此書日置几席間視同玩器裝潢校讐朝斯夕斯隨意所喜閱其一端一端偶會此卷自不忍了竟一卷既洽衆卷復然此書未了恨不能復及一書方讀其已見恨不能讀其所未見自然飲食寢處口所囁嚅目所營注無非是者如阮之屐襜之鍛劉伶之飲非此不復知人生之樂矣如此則物聚於所好奇書秘本多從精神注向者得之使爾輩爲向上之士自足成其博

雅卽以庸人自安亦定不作白丁余每見市中賣藥翁
晚年未有不談醫者而書肆老賈往往多哆口言文字
蓋近朱近墨強作解事自是恒情而古今絕世之技專
門之業未有不曲偏嗜而致者故曰精神欲注者此也
鄭漁仲論求書之道有八一卽類以求二旁類以求三
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因
人以求八因代以求可謂典籍中之經濟矣然自有書
契以來名存而實亡者十居其九如下寬孟喜之易尚
書之牟長章句周防雜記韓嬰僅存詩外傳而亡其內

傳董仲舒春秋繁露雖存而春秋決疑二百三十二事
竟不可得夫經傳猶日星之麗天尚多湮沒況其他一
人一家之私集乎若此之類卽國家秘府尚不能收民
閒亦安從得之縱欲因地因人以求無益也余于八求
之外更有三說如書有著于三代而亡于漢者然漢人
之引經多據之書有著于漢而亡于唐者然唐人之著
述尚存之書有著於唐而亡于宋者然宋人之纂集多
存之每至檢閱凡正文之所引用註解之所証據有涉
前代之書而今失其傳者卽另從其書各爲錄出如周

易坤靈圖禹時鈞命訣春秋考異郵感精符之類則于
太平御覽中聞得之如會稽典錄張璠漢紀之類則於
北堂書鈔聞得之如晉簡文談疏甘澤謠會稽先賢傳
諸宮故事之類則于太平廣記聞得之諸如此類悉爲
褒集又如漢唐以前殘文斷簡皆當收羅此不但吉光
片毛自足珍重所謂舉馬之一體而馬未常不立于前
也是亦一道也又如一書之中自宜分析如杜氏通典
著於唐惟唐之故典可按耳乃後人取歐陽永叔呂伯
恭輩議論附其後不幾淄澠乎如水經一書註乃侈于

其經奇詭宏麗後人但知酈道元之有注而桑欽著經
之名反隱矣又如世說詞旨本自簡令已使人識晉人
丰度于眉宇間若劉孝標之註援引精覈微言妙義更
自燦然可與世說各爲一種以稱快書如此之類析而
爲兩使竝存于宇宙之間是亦一道也若夫前代遺書
見有鏤板或世家所祕省郡所藏卽同都共里尚難兼
收況粵有刻而吳未必知蜀有本而越未能徧如此者
更多也又安能使其無翼而飛不蹊而走哉且購書于
書未集之先易何也凡書皆可購也卽因地因人因家

因代無不可者購書于書稍集之後難何也海內通行之書大都此數十百種耳倘一槩求之或以千里郵至或以重值市歸乃開篋而已有在架矣有不意興索然者乎余謂古書之必不可求必非昭代所梓行者也若昭代之所梓行則必見序于昭代之筆其書卽不能卒得而其所序之文則往往載于各集者可按也今以某集有序某書若干首某書之序列于何年存於何地採集諸公序刻之文而錄爲一目自知某書可從某地求也某書可向某氏索也置所已備覓其所未有則異本日集重複無煩斯真夜行之燭而探寶之珠也是又一道也卽此三端可以觸類總之一巧以用八求故曰心思欲巧者此也

一鑒書

夫藏書之要在識鑒而識鑒所用者在審輕重辨真偽覈名實權緩急而別品類如此而已夫垂于古而不能續于今者經也繁于前代而不及于前代者史也日亡而日逸者子也日廣而日益者集也前有所亡而後有所益聚散畧相當者類書雜纂之也前者尚存後者

愈蔓紛迷詭譎而不可律者雜史與小說之類也故得
史十者不如得一遺經得今集百者不如得一周秦以
上子得百千小說者不如得漢唐實錄一此其書之不
相及也購國朝之書十不能當宋之五也宋之書十不
能當唐之三也唐之書十不能當漢與六朝之二也漢
與六朝之書十不能當三代之一也此其時之不相及
也總之所謂審輕重者是也

夫所謂辯真偽者經不易偽史不可偽集不必似而所
偽者多在子且非獨偽也孫文融有言諸子至秦絕矣
古操術今飾文其深不當也古初見奇今奇盡其精不
當也古殫一生精力今以餘技騁其工不當也故曰絕
也夫自漢而後卽真者尚不能與周秦竝況其偽哉然
又混淆而難別如鹽鐵論之言食貨也史也而儒之杜
周士之廣人物志也而子之至溫庭筠之著乾牒子錄
諧也劉崇達之著金華子紀雜也且濫以子稱矣故子
之雜也史之裨也說之瓊也易相濶者也惟辯其真則
得矣要而言之四部自不能無偽有偽作于前代而世
率知之者風后之握奇岐伯之素問是也有偽作于近

代而世反惑之者卜商之易傳毛漸之連山是也有擬
古人之事而偽者仲尼傾蓋而有子華柱史出關而有
尹喜是也有挾古人之文而偽者伍員著書而有越絕
賈誼賦鵬而有鶡冠是也有傳古人之名而偽者尹負
鼎而湯液聞戚飯牛而相經著是也有蹈古書之名而
偽者汲冢發而師春補檣杙紀而楚史傳其上有憚于
自名而偽者魏泰筆錄之類是也有恥于自名而偽者
和氏香奩之類是也有襲取于人而偽者法盛晉書之
類是也有假重而偽者子瞻杜解之類是也有惡

其天偽以禍之者僧孺行紀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偽以
誣之者聖俞碧雲駮之類是也有本非偽人託之而偽
者陰符不言三皇而李荃稱皇帝之類是也有書本偽
人補之而益偽者乾坤鑿度及諸緯書之類是也又有
偽而非偽者洞霄真經本王士元所補而以偽充倉西
京雜記本葛稚川所傳而以偽劉歆之類是也又有非
偽而曰偽者文子載于劉歆七略歷梁隋皆有其目而
黃東發以為徐靈府抱朴紀于勾漏本傳歷唐宋皆志
其書而黃東發以為非葛稚川之類是也又有非偽而

實僞者化書本譚峭所著而宋齊邱竊而序傳之莊注
本向秀所作而郭子元取而點定之類是也又有當時
知其僞而後世弗傳者劉炫魯史之類是也又有當時
紀其僞而後人弗悟者司馬潛虛之類是也又有本無
撰人後人因近似而僞託者山海稱大禹之類是也又
有本有撰人後人因亡逸而僞題者正訓稱陸機之類
是也辯哉胡元瑞之言乎余故詳述之令爾輩展卷時
庶具眼焉

已有虛用其力者矣乃有實同而名異者有名亡而實
存者有得一書而即可槩見其餘者有得其所散見而
即可湊合其全文者又有本一書也而故多析其名以
示異者如顏師古之南都烟花卽大業拾遺也李綽之
尚書談錄卽尚書故實也劉珂之帝王歷歌卽帝王鏡
畧也此所謂實同而名異者也如蔡蕃節太平廣記之
事而爲鹿革事類三十卷廣記在鹿革事類卽湮軼可
也如司馬溫公之編資治通鑑也先具叢目次脩長編
刪削成書通鑑行則叢目長編廢弗錄可也此所謂名

亡而實存者也又如漢人之談經在訓詁讀注疏而漢之釋經可槩也晉人之詞旨尚隱約閱世說而晉之談論可想也所謂得其一而槩可見其餘者如北夢瑣言酉陽雜俎之類今刊本雖盛行矣然悉括太平廣記之所載更有溢其全帙之外者此所謂得其所散見而即可湊合其全文者也至如陶宏景之真誥而析以協昌期甄拔命之名馮贇之雲仙散錄而托以詭秘之目又如近日偶從友人王董父家借得此事摘錄一卷中所引用如畢辜厲陬等錄初不曉其何書及按其文乃知卽餘冬序錄所以分別卷帙者也且刊者訛謬以極如爲橘如以畢相爲終相事同兒戲殊爲可笑此所謂故析其名以示博者也諸如此類爾輩須逐一研覈不爲前人所謾則既不至虛用其力而亦不至徒集其名得一書始得一書之實矣

吾儒聚書非徒以資博洽猶之四民所業在此業爲世用孰先經濟古人經濟之易見者莫備丁史夫執經術以經世自漢而下何可多得卽荆公亦一代異人且以一宋至如考見得失隱觀興亡決機于轉盼之間而應

卒於呼吸之際得史之益代實多人故尊經尚矣就三部而權之則子與集緩而史爲急就史而權之則霸史雜史緩而正史爲急就正史而權之唐以前作史者精專于史以文爲史之餘波故實而可謂唐以後能文者泛濫于文以史爲文之一體或蔓而少實然唐任李淳風等于志表則有專門於漢者矣宋採范祖禹等之持論則有核實于唐者矣所急各有在也溯而言之檀弓之于左傳意勝也左傳之于史記法勝也史記之八漢書氣勝也漢書之於後漢實勝也後漢之於三國勝

也三國之於六朝樸勝也其他若顏師古之精于漢也司馬貞之覈于史也劉知幾之辯於通也魏元成之該於志也皆史之所宜急者也至如李仁父之長編續涑水者乎陸文裕之史通可謬而有功劉氏者乎邱文莊之續史綱引伸曲暢而善嗣朱氏者乎此皆聚書所宜首及雖然學不通今安用博古昭代雖右文而史統不一致稗官瓊說月盛日繁正非刺謬聞見抵牾令人莫知所適至於大禮大祫宗藩邊事之事學者益無可考卽如雙溪暇筆之說行而非有視朝餘錄以參觀

則當時宸藩之護衛與迎立之大典文忠幾不能自白矣諸如此類安可枚舉故凡涉國朝典故者不特小史宜收卽有街談巷議亦當盡採此尤從周之士所宜亟圖者也故特示兒輩以知所急焉

區別品流始於七畧嗣此而後代有作者王儉之七志多本劉氏特易詩賦爲文翰易術數爲陰陽易方技爲術藝無輯畧而有圖譜及益以佛道二書名雖七而實九也阮孝緒之七錄又本王氏而加以紀傳史書之盛始與經子竝列矣四部之分實始荀勗以甲部紀六藝

小學等書以乙部紀諸子兵術等書以丙部紀史記皇覽等書以丁部紀詩賦圖籍等書然史固宜居子上孝緒之以紀傳次經典得矣若歷朝正史志藝文經籍者惟班氏規模七畧劉昫沿襲隋書新唐校益舊唐宋史多因崇文四庫隋志簡編雖多散佚而類次可觀舊唐之錄本朝多缺而新書褒益頗自精詳宋志紊亂元人製作無足深求然總之可深惜者劉王荀阮僅存其標目竟軼其全書卽史志所載簡編在列然而湮軼者十九其閒存十一於千百者亦非尋常可得寓目是亦畫

龍之類耳若謝客王亮任昉諸人雖有纂脩而類列不傳如崇文四庫中興館閣卽有書目而世不易得學者所可考覽獨有鄭漁仲之藝文畧十有二類馬貴與之經籍考七十六卷王伯厚之藝文玉海二十八卷及焦弱侯太史經籍志六卷王憲副所編續經籍考十二卷鄧元錫經籍志一卷此其所載皆班班可考然焦氏之志國史也是宜簡嚴不及著書之纖悉是矣鄭氏通志槩徵往籍而昔人著作之旨無所發明王伯厚之纂述大都爲應宏詞博學之用故畧存梗槩而無所折衷且

既以御製之文自爲一類則承詔撰述宜綴其後而復列于別集殊不可解鄧志之議論頗詳而書目未備續通考之收羅未廣而編輯尚淆至于條貫燦然始末畢具莫精于馬氏之一書其爲經者十三類爲史者十三類爲子者二十一類爲集者四類一一準中壘父子校書之法撮其指意而列于下卽所據者多晁氏陳氏之遺言然而其編摩採輯之功精且詳矣余每遇嗜書之癖發不可遏卽取通考翻閱一過亦覺恍然庶幾所謂過屠門而大嚼者乎但其所載者皆當時現行之書而

古人遺軼者無從考究耳總而言之書有定例而見不盡同且亦有無取于同者如王伯厚以聖文冠經籍陸文裕倣之而焦氏亦首列制書余以國史一代之典章自宜尊王而家籍一人之私藏不妨服聖仍以六經冠之羣書而特以文由聖翰事關昭代者每列于各類之首則既不失四部之體而亦足表尊周之心是亦一見也宋儒理學之言槩收於子似矣然強半皆解經語也漢之訓詁何以列于經而獨宋儒之子乎如正蒙皇極及程朱語錄近思傳習之類余欲倣小學之例而別類

以理學是又一見也禮樂之從六籍固也但後世之所謂禮者多儀注之類耳叔孫通之綿蕞其可以言經乎且胡笳羯鼓教坊雜錄之類直小說耳槩以言樂非淺儒之所能識也余謂一代之禮樂猶一代刑政從典故儀注之後而附之史是亦一見也又如汴水滔天錄言朱溫篡弒事甚悉雖小說而實史也如灌畦暇語等書漫說麗人雖似子而實小說也各宜從其類者也又如厚德錄自警編顏氏家訓之類雖列於子而實垂訓者也余欲別纂訓爲一類而附于小學之後是又一見也

古之詞命所以通上下者也自以奏疏爲對君之體而與書記分夫奏疏旣以列于集之外書記何以獨混于集之中余以爲宜倣奏疏之例別以書記一類附文集後是又一見也夫類書之收于子也不知其何故豈以包宇宙而羅萬有乎然而類固不可以槩言也如山堂考索六經之源委纖備詳明是類而經少也杜氏通典馬氏通考鄭氏通志歷朝令甲古今故典實在於此是類而史者也又如藝文類聚之備載詞賦合璧事類之詳引詩文是皆類而集矣又如一人一時偶以見聞雜

筆成書無門類可分無次第可據如野客叢談戴氏風璞夢溪筆談丹鉛諸錄學圃薈蘇焦氏筆乘之類旣不同於小說亦難目以類書此正如王元美所謂騷與詩賦若竹與草木自爲一類者也余謂宜名以雜纂而與類書另附四部之後是又一見也要以一人之聞見有限旣不能窮覽載籍一時之意見難憑又未必盡當古今卽不欲同矮人之觀場亦終似盲者之說日爾輩能知品別甚難博詢大方參考同異使井井不謬於前人亦聚書一快事也

已上五則雖總歸識鑑而別品類為難別品類于史則尤難蓋正史之外有偏記有小錄有逸事有瑣言有郡書有家史有別傳有雜記有地里有都邑簿如陸賈之楚漢春秋樂資之山陽載記王韶之晉安陸紀姚梁之後畧是謂偏記戴逵之竹林名士王粲之漢末英雄蕭世誠之懷舊志盧志行之知己傳是謂小錄乃有好奇之士樂為補亡如和嶠汲冢記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瓊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又如劉義慶之世說裴榮期之語林孔思尚之語錄陽松

玠之談藪此之謂瑣言若夫鄉人學士之所編記如圈稱之陳畱耆舊周斐之汝南賈陳壽之益都耆舊虞預之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如揚雄家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氏宗系歷此皆出其子孫以顯先烈所謂家史者也如劉向之錄列女梁鴻之錄逸民趙採之錄忠臣徐廣之錄孝子此皆博採前史稍加新言所謂別傳者也若志怪之述於祖台之搜神之著於干寶劉義慶之幽明劉敬叔之異苑皆屬雜記若盛宏之記荊州常璩之志華陽辛氏三秦羅含湘中皆

地里之書也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業宮殿
皆都邑之簿也夫偏記小錄大抵筆時事于見聞恒
多實錄然詞旨不文而事無倫次則其短也逸事皆
前史之所遺非不可補撰述之未備然事取奇異而
語多構虛則不足憑也瑣言以堯爾之塵談每不乏
毅然之孤史然而至於褻狎鄙猥出自牀第則有傷
于風教矣郡書行于一方家史行于一家易世之後
便多湮沒別傳可以興弔古之思維記足以新耳目
之玩然而摭實行于古人杜末流之好怪則君子惟
正史之取裁耳地里之述風物于一時都邑之備制
度于前代雖史之不可闕者而欲其言皆雅正事無
侈張則古今不多見焉夫史之流派類約十端而類
之支分更且千百故曰別品類于史則尤難也余是
以取陸文裕流品之論存其梗槩而并示以鑒書之
所急焉

澹生堂藏書約終

流通古書約

自宋以來書自十有餘種燦然可觀按實求之其書十
不存四五非盡久遠散佚也不善藏者護惜所有以獨
得爲可矜以公諸世爲失策也故入常人手猶有傳觀
之望一歸藏書家無不綈錦爲衣旃檀作室烏輪以爲
常有問焉則荅無有舉世曾不得寓目雖使人致疑于
散佚不足怪矣近來雕板盛行煙煤塞眼挾貨入買肆
可立致數萬卷於中求未見籍如采玉深崖日夕莫覲
當念古人竭一生辛力辛苦成書大不易事渺渺千百

歲崎嶇兵攘劫奪之餘僅而獲免可稱至幸又幸而遇
賞音者知蓄之珍之謂當繡梓通行否亦廣諸好事何
計不出此使單行之本寄篋笥為命稍不致慎形跡永
絕祇以空名挂目錄中自非與古人深仇重怨不慙若
爾然其間有不當專罪吝借者時賢解借書不解還書
改一紙為一癡見之往記即不乏忠信自秉然亦不欺
之流書既出門舟車道路搖搖莫定或僮僕遺籍或水
火告災時出意料之外不借未可盡非特我不借人人
亦決不借我封己守株縱累歲月無所增益收藏者何

取焉予今酌一簡便法彼此藏書家各就觀目錄標出
所缺者先經註次史逸次文集次雜說視所著門類同
時代先後同卷帙多寡同約定有無相易則主人自命
門下之役精工繕寫較對無悞一兩月開各齋所鈔互
換此法有數善好書不出戶庭也有功于古人也已所
藏日以富也楚南燕北皆可行也敬告同志鑒而聽許
或曰此貧者事也有力者不然但節謙遊玩好諸費可
以成就古人與之續命出未經刊布者壽之棗梨始小
本訖鉅編漸次恢擴四方必有聞風接響以表章散帙

爲身任者山潛塚祕羨衍人閒甚或出十餘種目錄外
嗜奇之子因之覃精力學充拓見聞

右文之代宜有此禎祥予矯首跂足俟之矣倦圃老人
曹溶約

茗香誣論

茗香詩論序

茗香詩論序

竊嘗聞先賢遺論謂聖人之道一再壞於楊墨佛老而更壞於詞章故三代聖賢諄諄焉以明道也漢唐宋諸大儒更起而述之以衛道也後世君子有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亦其所以見道也不見道不可以詩苟為詩而非其道則更不可以為教伊川夫子稱唐賢詩於吾道有見處豈異人乎嗚呼三百之蘊千萬古而莫能盡其大本則以治性情而極其用於興禮樂而已迺周亡於無禮秦亡於無詩晉宋而降禮慝而詩靡其亦性情

不治之罪矣斌讀先生詩論初卒業而思曰詩之爲教孰從而大之又孰從而小之孰從而弊之又孰從而完之既迺三復斯編晻然合符灼然而有以質焉以爲是可以反古復始者也是不壞於詞章可以治其性情者也先生之功於詩與惠於學詩者自斌始矣斌以末學但能知先生爲人不能盡知先生所作詩何如今於詩論亦未知視古人論詩何如而其於道則殆有見哉則殆有見哉嘉慶三年七月德清陳斌序

茗香詩論

仁和宋大樽左彝著

客問曰曩觀王文簡所編唐賢三昧集信而好之矣謂三昧之旨非抗辭幽說闕意眇指獨馳騁於有無之際者也顧學之久譬畫者畫於無形絃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荅曰誠若所訊者豈蒙之克辨也雖然試言之學三昧集見終矣若原始抑猶未也列子之言曰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始何事厥中惟靈厥外惟無此吾向者未作

詩之說也終何底進而未極往而未至虛而未滿此昔王文簡既作詩之說也始始而終終取天下之合而連之者也客憬然曰曩者之於詩譬畫者絃者之斲其手也余復開動端萌客請綴之以其類爰撫古言而證之而廣之而或反之表左

頸處險而夔齒居晉而黃化以彼之形質橘踰淮爲枳麝食栢而香化以彼之氣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化以彼之神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質化以我之形螟蛉之子螟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

則肖之形質化以我之氣聲無哀樂氣化以我之神前之說中人以下之終事也後之說中人以上之始事也而所以始始者不存焉蓋其難也

知始則知本漱六藝之芳潤非本也約六經之旨乃本也清晝受西方之教者亦曰詩六經之菁英事以末來而情以本應末卽本也歐陽永叔不喜史記蘇子美不喜杜詩洵弗闕爲通人若不本之六經雖復熟精文選理有是非頗謬者矣雖然揚子雲非聖哲之書不好也何爲乎劇秦美新蓋本之中又有本焉循條失枝厥本

焉窮耶性以從欲爲歡六經以抑引爲主苟不便學者則以嵇中散之論進之曰難自然好學

詩之緣起見於毛公說詩及紫陽夫子詩序知詩之何爲而作與上之所以爲教則知不徒在作詩亦不可徒作詩且盍誦詩乎卽以辭章論古無踰於三百者以人論二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作雅頌者往往聖人之徒人之足重無踰於此者曾經聖裁刪本之善無踰於此者章句訓詁皆大儒注釋之精詳無踰於此者童而習之習熟亦無踰於此者

李仙杜聖固已李則曰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杜則曰別裁僞體親風雅遐哉邈矣學語仙聖語當思仙聖胸中何所有有仙聖胸中所有稱心而言不已足乎明道夫子曰周南召南如乾坤聖人且訓伯魚爲之於虬芻誦之仰而見光俯而見土以遊以嬉樂莫大焉易取象詩譎諫猶之寓言也但取象如詩之有比譎諫則不必於象第以經解經有離合矣固而求之風人其儻父乎

太白有云將復古道非我而誰古道必何如而復也三

百後有補亡離騷後有廣騷反騷蘇李贈荅古詩十九首樂府後有雜擬非復古也勦說雷同也三百後有離騷離騷後有蘇李贈荅古詩十九首蘇李贈荅古詩十九首外有樂府後有建安體有嗣宗詠懷詩有陶詩陶詩後有李杜乃復古也擬議以成其變化也或且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蒙竊惑焉夫古道何爲其不可復也

詩以寄興也有意爲詩復有意爲他人之詩脩辭不立其誠未或聞之前訓矣蔡中郎曰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雖言辭賦厥後詩之仿效亦莫不然蓋競利者如彼矣子雲作賦常擬相如以爲式尋以爲非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而大覃思渾天作元文桓譚以爲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前之擬相如賦猶不寄興之詩也競利也後之作元文猶寄興之詩也非競利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夫物之無益於人者人弗貴之矣史稱嚴君平卜筮於

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是非
之間則依著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
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道之以善從者已過
半矣然則詩之能益人亦何閒於窮達哉知此庶乎其
道尊

有形無神者無論已形神離合之故云何陶貞白有言
凡質象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
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
所依今問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鑄鍊之事極感變之理

通也鑄鍊云何曰以藥石鍊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和
氣濯其質而以善德解其纏則其本也詩之鑄鍊云何
曰善讀書縱遊山水周知天下之故而養心氣其本乎
感變云何曰有可以言言者有可以不言言者其可以
不言言者亦有不能言者也其可以言言者則又不必
言者也

函牛之鼎一旦立之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
則焦而不可熟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太白曰
寄興深遠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東之以聲

律不幾如俳優哉蒙亦謂近體有止境古體無止境君子之於學也爲其難者而已

不佇興而就皆迹也軌儀可範思識可該者也有前此後此不能工適工於俄頃者此俄頃亦非敢必覲也而工者莫知其所以然太虛無爲之風無終始之期列子有待之風登空汎雲一舉萬里尚何有迹哉

武帝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非邢夫人身也此不足當人主矣於時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

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誦古人詩不可惜其故衣獨身來前時然佳人不同面美人不同體李夫人之於邢夫人夷光鄭旦之於李夫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同林異條異苔同岑君子以同而異且迫而視之有濫際不可得見指揮不可勝原者必曰其源出於某此詩品之皮相也曩遊天台歸人問其勝苔曰山不類山水不類水人類仙物類靈坐有人曾遊雞足山曰竟類雞足山夫天台誠不必不類雞足山雞足山斷不類天台

而為難足山其同焉者則山水人物之性也其性之不
同而歸於同而亦無害於不同焉者則天地之大也荔
枝似龍眼似之似也似江瑤柱不似之似也不斲其似
正不斲其不似也

古有一代偉人不必以詩名者有博涉多通不必以屬
詠自娛者有工詩不必備體與求多者有傳世千百年
猶難求其歸趣者

漢魏之詩所謂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晉宋
而降雖有逸影之迹永繫幽冥之阪

或問詩至靖節色香臭味俱無然乎曰非也此色香臭
味之難可盡者以極澹不易見耳太平之世風不鳴條
雨不破塊雷不驚人電不眩目霧不塞望雪不封條陰
陽和也和氣之流必有色香臭味雲則五色而為慶三
色而成禱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人養天和其
色香臭味亦發於自然有三百之和則有三百之色香
臭味有靖節之和則有靖節之色香臭味

前人謂孔氏之門如有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
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噫是何言也以漢之樂府古

歌辭升堂十九首入室廊廡之間坐陶杜庶幾得之
漢詩之於二南猶春秋時之魯魏猶齊陶詩猶漢之文
帝雖不用成周禮樂尚時時有其遺意

遊山水無本雖模山範水道不存焉陶貞白尋山誌曰
倦世情之易撓迺杖策而尋山得志者忘形遺形者神
存元雖遠其必存累無大而不忘物我之情雖均因以
濟吾之所尚也謂萬感其已會亦千念而必諧反無形
於寂寞長超忽乎塵埃既靜且壽貞白似之康樂雖有
冥會顧身為車騎將軍之孫襲封爵宋受禪復仕則倦

世情之易撓者無之已不及貞白之靜其不免於見法
也則反無形於寂寞長超忽乎塵埃者無之亦自賊其
壽矣淵明田園詩之佳佳於其人之有高趣也使淵明
遊山賦詩不知又當何如至宋之詩人無踰康樂者遂
與陶並稱幸矣若董江都山川頌尤獨見其大者蓋貞
白綜析無形者也江都包括無外者也考槃之詩曰碩
人之軸言卷而懷之也山居之本也

宜言飲酒者莫如詩飲詩人之通趣矣奈參迹者殊多
焉七月言酒者二惟用之於親親尊上而已此飲之聖

乎靖節嗜飲曰有酒斟酌之又曰但恨多謬誤君當恕
醉人昭明所稱情不在於衆事據衆事以忘情者也其
飲之中行乎太白則曰古來聖賢俱寂寞惟有飲者留
其名放已太甚殆飲之狂乎劉阮昏酣雖曰有託而逃
然乖名教者大矣何曾責阮籍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
人曾之責衆皆醉而我獨醒者也顏延之稱劉伶非荒
宴庾信論其未飲酒反無真氣二子蓋舖其糟而歎其
醜者也然則太白猶古之狂也肆劉阮則今之狂也蕩
乎抑之戒曰三爵不識矧敢多又殆飲之狷乎嗣宗所

云委曲周旋儀姿態愁我腸者其中或有飲之鄉愿乎
山簡爲南征將軍出鎮襄陽於時朝野危懼簡惟優游
卒歲惟酒是耽乃下愚不移者矣

曲寫閨怨如水益深如火益熱非教也我心匪石性不
可改不能奮飛義不可去實命不猶命又不可挽蝦蟇
止奔曰不知命也知命若此不知命若彼千古英雄失
足豈不以此哉

蔡中郎之死獄中乃王允追怨子長謗書流後放此爲
戮謗之流毒若是哉范蔚宗亦以不得志撰後漢書至

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後竟坐謀反伏誅雅
之變亦有憫時嫉俗者矣然既出於是非之公又其忠
厚惻怛雖蒙其訕譏者猶感激焉不則失所養亦喪詩
品其嬰累悔生抑後矣若夫虞卿窮愁著書其所言者
乃大易盈虛消息之理亦善於窮愁者也董子士不遇
賦曰雖矯情而獲百利兮終不如正心而歸一善緣既
迫而後動兮豈云稟性之惟福若是更何有於窮愁考
槃之篇曰永矢弗告或謂卽陶貞白祇可自怡悅不堪
持贈君之意信矣第後人當知樂且不必言況不樂耶

懷懷警言敬告山澤之臞之有怨憤者

齊梁陳隋之格之降而愈下也其由來安在齊之王儉
韓蘭英先仕宋劉繪後仕梁梁之范雲邱遲任昉張率
柳惲周捨徐勉先仕齊庾信後仕北周江淹沈約先仕
宋齊陳之陰鏗徐陵沈炯周宏正張正見顧野王先仕
梁周宏讓先仕侯景徐孝克阮卓蔡凝潘徽後仕隋江
總先梁後隋隋之姚察虞世基虞綽王脊王胄先仕陳
柳謦先仕梁李德林諸葛穎孫萬壽先仕齊于仲文先
仕周何妥先仕梁及周盧思道李孝貞薛道衡魏澹先

仕齊及周元行恭先仕北齊辛德源先仕北齊及周楊
素崔仲方先仕周及梁孔紹安後仕唐袁朗先陳後唐
偶指數之皆詩人之名級故高者也嗟乎嗟乎羣言之
長德言也女事二夫男仕二姓尚何言乎晉宋詩人之
失節者繁豈獨無顧晉有陶靖節之高趣入宋終身不
仕又有束皙之沈退張翰之慮禍張協之屏居草澤嵇
紹之以身衛帝劉琨之戴帝室郭璞之阻逆謀宋亦有
顏延之不受資供王徽素無宦情沈慶之盡言諫諍赫
矣遺跡世教賴焉齊謝朓不從江祐之謀王僧祐不交

當世風韻清疎如孔稚珪徵而不就如顧歡猶有晉之
遺風梁以後如蕭子雲不樂仕進者寥寥矣陳之狎客
通脫以俳優自居者有之至隋則晉王廣之弑立其謀
遂出自楊素此其由來非獨在慕榮利也蓋廉恥道喪
且有使之然者矣齊武帝布衣時嘗游樊鄧登阼後憶
往歌佑客樂曰意滿辭不敘猶尚有羞惡之心者乃導
之者有釋寶月矣若簡文宮體直寫妖淫後主男女倡
和極於輕蕩煬帝且殿脚女千人迷樓居後宮女數千
人雖所撥飲馬長城窟行頗存雅正然有諸內必形諸

外則有江都宮掖諸作焉夫一變而爲清談再變而爲極欲其病同歸于必斃顧清談者聽其自斃而已極欲者又趣之蟋蟀之詩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卽曰無已太康矣況至于好色而淫耶好色而淫則發乎情者不止乎禮義不止乎禮義則無廉恥無廉恥安得有氣節以流極之運加以登高之呼城中好高髻四方長一尺矣蓋聲音發于男女者易感風化流于朝廷者莫大也特是田野之夫猶思有清白行洋洋搢紳豈獨爲邦鄉所宗後儒晚學咸取則焉縱不克止沸亦何至厝火于積薪誦其詩不知其人斤斤焉僅斥其詩格卑靡定爲下品之第何異向名倡而責之曰曷不綴道論以自娛苟展其狂直以匡益無行豈不方圓其柄鑿哉

茗香詩論

五言古詩



